

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陣而譁四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將顧夷莫有闕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

孤犯以野人舉塊知得國

國語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廆欲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震狄十二年而行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

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殺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東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鑿適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鷄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

尹壘識吳夫差自敗

國語

楚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者與哀殯喪於是其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

宴思樂在樂思舊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
廬能敗吾師闔廬即世吾聞其詞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
政德之不脩無患矣矣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
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卹民之羸聞一善者驚得一士若
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
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蓄
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寤
矣

范無宇知楚後必亂國語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析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
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
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

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共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
曲沃秦有微衙叔段以京惠莊公鄭幾不克櫟人實使鄭子不
得其位衛蒲戚寔出獻公宋蕭共家寔弒昭公魯弁費寔弱襄公
齊渠丘寔殺無知晉曲沃寔納齊師秦微衙寔難桓景皆志於
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
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
臣國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師故制之以義施之以服行
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
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震暑之既至蚩蠶之既多而不
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
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怨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

美人納棄疾而弑靈王

南文子知智伯之機

說苑

晉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平都君斷秦空割地

戰國策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徐子斷魏太子不還

戰國策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問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費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至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臧子知楚不救

戰國

齊攻宋宋使臧子求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歡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

齊敬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南文子知犀首必不向衛戰國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救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東組三百緡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義內臨其淪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惡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下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宋昌明決代王之疑前漢

宋昌為中尉時諸呂作亂漢大臣既平之使人迎代王郎中令

張武等議皆以為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周勃

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
宋昌曰果如公言

壽王斷漢鼎前漢

吾丘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
廟歲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
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
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
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
昭天下漏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
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
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
與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

斤

雋不疑識偽衛太子前漢

雋不疑字曼倩昭帝時為京兆尹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
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冠詣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
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
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
言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
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
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
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喜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
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名方遠居朔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
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

廷倫妻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
等方遂坐詔罔不道要斬東市

陳湯料敵前漢

陳湯字子公元帝時以斬郅支單于爵關內侯坐事奪爵為士
伍及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
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
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對曰臣
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
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
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
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
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
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

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
軍書到言已解

霍光識張氏之興前漢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成帝時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
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禹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
形執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
興矣

丙吉斷老翁子無影事文類聚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
謂其母曰我父年尊先父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
泆反欲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時漢宣帝以丙吉為

相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
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
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

种嵩詰常侍無詔信 後漢

种嵩字景伯為侍御史順帝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
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
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
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
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
善者良父

桓階止操無自往 魏書

桓階字伯緒獻帝時為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

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
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是以料事勢不也曰然大王恐
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
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
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
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
摩陂賊遂退

常林止丕無往 魏書

常林字伯槐獻帝時曹丕為五官將林為功曹田銀蘇伯反出
冀扇動不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
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累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
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為天下

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至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

沮授斷袁紹敗亡魏書

漢獻帝時袁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衣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汰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也

程昱料孫權資備禦我魏書

程昱字仲德獻帝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若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未歸昱說曹操殺備操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有異心操悔追之

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操頃之昱選振威將軍操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多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操操敗赤壁云

張遼知必有造變者魏書

張遼字文遠曹操時行中堅將軍時荊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陳矯明畧遍人魏書

陳矯字季弼為魏郡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
曹操卒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
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
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
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
時之俊傑也

辛毗斷二袁必亡 魏書

辛毗字佐治仕袁譚因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求和於曹
操操見毗謂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
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
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
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

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蟻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
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
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
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
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
矣天以素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
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
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
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
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平
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

楊洪斷取漢中無疑 蜀書

楊洪為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黃權斷劉璋必危 蜀書

黃權字公衡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獨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

谷利拔刀戒施工 吳書

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大小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魯肅斷鼎足江東 吳書

魯肅字子敬與周瑜相結瑜因薦肅權與語甚悅之衆賓退罷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若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

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司馬孚勸文帝寬待孫權 晉書

司馬孚為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時孫權稱藩請送白子當遣于禁還久而不至魏文帝以問孚孚曰先王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彊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

司馬懿料諸葛 晉書

劉寔言驗

劉寔字子真為吏部郎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笑而不荅竟如其言

何曾先見 晉書

何曾字穎考晉武帝時為丞相加侍中進位太傅侍帝晏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謂其子遵曰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也及遵子綏被誅弟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王雅先見 晉書

王雅字茂達孝武帝時拜太子少傅會稽王道子為太傅帝以

道子無社稷器幹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以訪王雅雅乃從容曰王恭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皆非當世之不可大任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波議李宏 晉書

王波石季龍時初拜中書監時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

司馬懿與諸葛亮守土大原諸葛亮使至懿軍懿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所食不過三四升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親為之懿曰諸葛公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

羊祜嘆晉武不平吳 晉書

羊祜字叔子武帝咸寧初拜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

韋忠明斷 晉書

裴頠惠帝時為尚書左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韋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

邪衰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蕩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蒯欽議楊駿雖閭知人

晉書

楊駿字文長晉惠帝時為太傅大都督姑之子蒯欽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駿弟楊珧楊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閭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王承知王敦之難將作

晉書

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為譙王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時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

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

鑿齒見推於桓溫

晉書

習鑿齒字彥威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桓溫辟為從事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知天文者問國祚脩短答云世祚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令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票碣棺本耳鑿齒問故答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十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

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便語溫別
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
從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讀習主簿

劉義慶善議母孫之讐南史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弟二子也帝少弟臨川
烈武王道規既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為丹楊尹有百姓黃初妻
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讎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
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
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
盡荒耄豈得以荒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域無虧
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

孔深之議罵母致死之條南史

孔深之宋孝武帝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
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
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
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
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
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
毆傷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
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
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
吳可棄市

何敬容言侯景必叛南史

何敬容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帝太清元年

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初景過陽退敗未得
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為憂敬容
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比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
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
當亂國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

虞丘斷王融必敗南史

王融字元長齊武帝時為中書郎太學生魏準以才學為融所
賞既欲奉竟陵王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賓
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及融誅召準
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

沈約勸梁武進位南史

梁武帝在西邸與沈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武帝

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他日又進曰
今與古異不可以溥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
寸之功以得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
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
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去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
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
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
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
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
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
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對畧同約
言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

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今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定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王弘先見南史

王僧虔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魘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抹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

義見羨或云僧虔抹燭珠為鳳皇弘稱其長者云

大寶寮湘東將亂

北史

蔡大寶字敬位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蕭啓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啓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啓納之

景穆料蠕蠕可擊不聽

北史

景穆太子從太武帝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帝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中書令劉潔固諫以為塵威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恇擾何有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

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

楚之斷蠕蠕將至

北史

司馬楚之魏太武時徵入朝授安南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及太武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崔浩料敵

北史

崔浩字伯深魏太武時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

軍安頡軍還獻南倂因說而賊之言云宋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佳彭城勿進如浩所量

崔浩論當世英雄起伏

北史

魏明帝泰常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崔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

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請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漢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歸耻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擗堅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悅談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文宣新絲諷諭北史

齊神武高歡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琠曰此兒意識過吾琠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

孝基智辯北史

高構字孝基好學多智辯給過人工吏事仕隋累官至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

竇建德料士達必敗唐書

楊義臣隋煬帝時為太僕卿遣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

畏誅復也。歸歸實建德。義臣乘勝欲逐入高雞泊窮剋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曰：「東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禍，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衆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

張說折讒臣謀唐書

張說字道濟，睿宗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

武元衡料李錡有異唐書

武元衡字伯蒼，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憲宗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瞻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綱，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
張彥威勸知遠即位五代史

劉知遠事晉出帝時，拜中書令，封太原王。開運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知遠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木枋一木枋，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枋歸虜人，望之皆辟道，峻還為知遠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勸進即位。

獨吉義料海陵必斃金史

金主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

彥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獨吉義欲與共圖世宗頃之世宗即位
義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為參
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指則計將安
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敵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
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
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高幹必太熾今正隆已渡淮高幹未
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為使上嘉納之次
榛子嶺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

守珣善謀宋史

翟守珣宋太祖時為李重進親吏重進為中書令移鎮青州謀
舉兵叛遣守珣往路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
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

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
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
重未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書聞並如太祖之
策其不信鐵券亦如守珣所云揚州既平購得守珣補殿直俄
為供奉官

張詠止訛宋史

張詠字復之太宗時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
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
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乎厭勝也

龐籍不遣文臣宋史

龐籍字醇之仁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儂智高反師數

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仁宗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謂籍曰青破賊卿之力也

王曾奏河決為妖言宋史

王曾字孝先仁宗時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梁適斷遣狄青討賊宋史

梁適字仲賢宋仁宗時知審刑院擢樞密副使是時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仁宗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

也遷參知政事

穆衍辨盜宋史

穆衍字昌叔神宗時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為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邪訊之具服

父賞歸于女宋史

程迥字可久年十五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孝宗時登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揚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迥迥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

郝成子斷衛亂作事文類聚

師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記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張弘畧滅寇元史

張弘畧字仲傑世祖時遷江西宣慰使會饒州盜起犯都昌弘畧以為饒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則上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搏其巢穴生縛賊首磔于市餘黨潰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為平民餘無所問

王克敏納倭民崇擅發元史

王克敏字叔能仁宗時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

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始待大敵克敏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從中國訴於克敏願還本鄉或恐為禍階克敏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敏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屬顧為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

李木魯翀及其田元史

李木魯翀字子翬文宗時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翀召其妻詰之曰汝為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

張起巖杜奸邪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教諭攝縣事聽斷明允轉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及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

許有壬明辨反狀元史

許有壬字可用順帝時拜侍御史會汝寧搆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之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

明見

明見事理之是非者

仲尼知桓僖廟事左傳

魯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魯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疋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散火氣也從之蒙茸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潘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陶侃辯盜植柳 晉書

陶侃元帝時在軍四十一年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縣迄于白帝城數千里路不拾遺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李崇明決北史

李崇字繼長魏孝文帝初為荊州刺史後拜侍中車騎將軍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

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賞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雀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

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柳崇獲盜北史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孝文時遷河中太守崇初屬郡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柳渾白奴冤唐書

柳渾字夷曠天寶初進士調單父尉代宗天歷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渾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狀因厚謝二人

李元素悟帝唐

李元素字大朴邢國公密裔孫德宗時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孤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通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務員張弘請按鞠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眾亞請斥運醜立詔監察御史楊宣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因上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為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實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寃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杭得真盜錄是天下重之

王維翰辨誣金史

王維翰字之翰金章宗時除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刑部疑之維翰審獄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

薛奎緩獄宋史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常以平晉策于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嚴嚴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浣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

王旦不賀死蝗宋史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時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夏隨料事宋史

夏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為茶酒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為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及即位除內殿承制閤門祇候遷泰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副都總管隨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眾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

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効

劉敞神明宋史

劉敞字原父仁宗時舉慶曆進士通叛蔡州後知揚州天長縣鞠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宰將論囚敞曰寃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為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

岳柱辨誣固以安民元史

岳柱文宗至順二年除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有誣告富民負水寧王官幣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復命時

燕帖木兒為丞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罪誣告者若干人宰相以奏帝嘉之特賜幣帛及上尊酒

果決

果於決斷而無疑者

陸侯獨斷北史

魏太武帝征蠕蠕破涼州陸侯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復渡河南略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舌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歲震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眾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遣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君不見毒地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

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欲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
後數日果斬吳以重甘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

張公謹投龜決策 唐書

張公謹字弘慎未知名李勣等廢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
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
殺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太宗即位
授代州都督

班宏驗治安人心 唐書

在宏唐玄宗時為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眾謀作亂事覺
引屯將規緩死眾兇懼班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

李景略抵張光毅妻罪 唐書

李景畧唐代宗時為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

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毅其事以真可
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
如光妻云

竇參殺曹芬兄弟 唐書

竇參字時中唐德宗時遷奉先尉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
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眾請侯免喪參曰
父絲子死者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

李及斬攫釵禁卒 宋史

李及字幼幾宋真宗時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
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
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
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

杜紘按誅造奸民 宋史

杜紘字君章宋神宗時加集賢殿脩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遷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隋其術中彼無增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揣遂按誅之

楊汲辨曹溥呼兄勿避 宋史

楊汲字潛古宋神宗時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溥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溥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溥曰兄勿避自為姪爾既就吏兄子云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尋謀殺兄及曰溥呼兄使勿避何謂謀若以意為獄民無所

措手足矣州用其言獻上溥得不死

董槐斬捕亂者 宋史

董槐宋理宗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謀守尉闖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贖彥直之家

木華黎當天象而進兵 元史

木華黎為太師國王統兵伐金太祖壬午歲八月 星晝見隱

士喬靜真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 我平定中

原今河地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耶且違君命得為忠乎

劉容驗籍斷產元史

劉容字仲寬幼穎悟稍長喜讀書元世祖時為廣平路總管富民有同姓爭財產者訟連年不決容至取籍考二人父祖名字得其實立斷之爭者遂服

商琥討謀叛元史

商琥字台符元世祖時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華亭嗜龍寺僧思月謀叛被擒其黨縱火劫民大擾琥亟誅其魁文法吏責琥擅誅行臺中丞張雄飛曰江南殘毀之餘盜賊屢起顧尚循常例安用憲臺為哉吏議遂屈

智察

用智計察事情者

希卑知橫者戰國策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替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黃昌發奸事類聚

黃昌字聖真後漢順帝時為宛陵令嚴毅好發奸伏有益車蓋者昌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殺之百姓戰懼咸稱其明

劉顯按文無滯南史

劉顯字嗣芳梁武帝天監初舉秀才署法曹後為中書郎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頠時波斯獻生師子武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素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

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
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
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
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
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二

李惠判羊皮

北史

李惠父李蓋魏太武時為駙馬都尉尚書右僕射志襲爵後轉
雍州刺史惠長於思察時聽事有燕爭巢閫已累日惠令人掩
獲試命網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
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
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益負薪者同釋惠息樹陰一
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網紀曰此

羊皮可拷知主手羣下咸無吝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
之見少益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者乃伏罪

辛祥察色

北史

辛祥字萬福魏獻文帝時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
道顯被誣為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
此之謂乎若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高謙之獲詐賊

北史

高謙之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
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
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
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
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

蕭淑禽奸如神 北史

齊景思王蕭淑先於東魏孝靜帝時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淑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淑察知之守令畢集淑對淑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淑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禽茲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淑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淑乃令人密往書菜

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齊文宣帝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淑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薄淑重其意為食一口

柳慶獲盜 北史

柳慶字更興西魏文帝時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柳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

高潛示靴得賊 北史

齊任城王高潛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後主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高被擄發在氏 北史

齊彭城景思王淑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禮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淑擄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巡幸淑常留鄴

韋孝寬見機 北史

韋叔裕字孝寬周宣帝時拜大司空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饋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

洵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蘇牟
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
京官司詐稱遣行外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
解其謀不成

李靖知君集有異唐書

李靖字藥師太宗時授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帝嘗命靖教僕
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讓靖靖曰方
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
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允濟智牛唐書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牒

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不
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
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
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
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太宗貞觀初累遷刑部
侍郎

韓思彥問兒獲賊唐書

韓思彥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使并州萬賊殺人主名不立辭胡
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
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

劉崇龜易刀獲賊唐書

劉崇龜字子長僖宗時為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

集而它盜殺女道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乘扁舟亡吏跡
賈捕効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
人乃遣陰以遺刀易一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
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
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察類此

韓里朵詰奸

金史

移刺韓里朵熙宗時遷利法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
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隣人諱不與訴于縣縣
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韓里朵陽怒械繫之捕其隣人關
以三下詰之曰汝隣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隣人大懼始自陳
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

楊伯雄覺詐

金史

楊伯雄字希雲熙宗皇統二年進士海陵以留守中京父立行在
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添加器重乃入之調韓州軍事判官
有二盜詐稱賈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置石陳訴實欲劫取伯雄
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郡駭服

張大節獲奸夫

金史

張大節字信之海陵王天德三年擢進士策改戶部郎中從知
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田力子被殺者聞其妻哭
聲不衰召而審之果為姦夫所殺人以為神

大懷貞察盜

金史

大懷貞字子正世宗大定二年除汝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改
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宿詰
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

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誌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為誰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與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等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寘於法

武行德斬僧宋史

武行德初仕漢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具定尹成德軍節度廣順初加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禁益入城犯者法至死告者給厚賞洛陽民有婦將入城鬻蔬俄有僧從婦買蔬就言翻視密實益營中少益其真不買而去婦持入城抱關者搜得益擒以詣府行德見或益襍非村婦所有疑而詰之婦言適有僧自城外買蔬取視之而去即捕僧訊治之具伏與關吏同誣婦以希賞行德釋婦斬僧及抱關吏數輩

人畏之若神明部下凜然

郭守文知李煜自歎宋史

郭守文遷翰林副使從曹彬等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下時煜以拒命頗自歎不欲生見太祖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遂安

裴濟知變宋史

裴濟字仲溥太宗時知定州至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畢有卒挾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為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數十人已刳鄜閬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然濟在鎮定凡十五年威績甚著

俞獻卿執僧宋史

俞獻卿字諫臣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進士第真宗時

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給言師
出遊矣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
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

郎簡辨券宋史

郎簡字叔廉幼孤負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秘書
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墜塞募民浚
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
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分宜縣徙知實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偽為券冒有其貲及
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
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弟頴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
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

郭申錫得賊宋史

郭申錫字延之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仁宗時弟進士高晉陟
尉民訴弟為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
汝乎執而訊之果然

孫長卿鞠民殺弟宋史

孫長卿字次公仁宗時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
問其貲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
果服郡人神明之

王罕察寃宋史

王罕字師言為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
出言無章却之則劫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
久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

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

楊繪服盜 宋史

楊繪字元素仁宗時以母老請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

李繹刺蘊 宋史

李繹字縉之仁宗時舉進士中第除將作監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仇耶曰無有曰有夫亡邪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姪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王保衡察獄得實 事類彙

宋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章聖初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為殺女子者司理保衡意疑甚州將趣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日河南逃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幾誤殺平人

張田捕白衣 宋史

張田字公載神宗時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偽召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謝麟訊所親 宋史

謝麟字應之神宗時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關既歸而

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

王安禮禮字安禮名書告人

王安禮字和甫神宗時知開封府事時遷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丞治之安禮驗所指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街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

元絳辨姦宋史

元絳字厚之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畧男女為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寘于法甲與乙被酒

相毆擊甲歸卧夜為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救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其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污是以知之

范純仁察奸宋史

范純仁字堯夫神宗時知河中時錄事參軍宋詹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宣毒蠶肉中純仁問食肉在弟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詹年素不食蠶其曰毒蠶肉者蓋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詹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辛棄疾知人 宋史

辛棄疾字幼安孝宗時帥長沙士人或想考試官溫東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

孫子秀密訪殺夫者伏誅 宋史

孫子秀字元實理宗紹定五年舉進士調吳縣主簿累官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尋遷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子秀嘗與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為之清安吉州有婦人想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賞萬緡逮繫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

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即伏誅又釋偽會之連逮者遠近稱為神明

李至遠識刀姓事文類聚

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時有選人姓刀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刀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姓名此必刀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錢忠定治獄得情 事文類聚

錢忠定公即授安州司理參軍更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狀守將謂曰劾縣獄當得實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其有材

章遵聽哭聲得殺夫之情 事文類聚

章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聲不甚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敕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腦考問以淫殺夫

鄭制宜息盜 元史

鄭制宜小字納懷性聰敏莊重有器局通習國語世祖至元中襲父職太原平陽萬戶仍戍鄂州時鄂闕守俾攝府事十九年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洲地狹眾欲徙居居民制宜不從改授寬地居民德之城中屢災或言于制宜曰恐姦人乘間為變宜捕其疑似者痛治之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奈何濫及無辜不答一人災亦遂息有盜伏近郊晨暮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命吏縛入獄問之無

驗行省疑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為盜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

阿魯渾薩里辨誣 元史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以父字為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哈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說皆通習之後事裕宗入宿衛深見器重令宿衛內朝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里趨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

城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左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
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

察罕知妄元史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授樞密院經歷
未幾從奧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
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為居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
是必搆害仇家者覈問之果然

千文傳辨兒元史

千文傳字壽道仁宗時為烏程尹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
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
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隣家兒為妾所
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

乃呼隣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

齊軍西域板勒統城人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擢樞密院經歷
未幾從奧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其鄉石上雲氣五色有光
焉視之土壘也亦以兵戍恐為居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
是必攝害休矣者設謂之果然

千文傳詳見卷之二十一
千文傳字壽道仁字時為程尹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
甲一妻於外生子未將王改妻以兒來尋逐妻故兒及之文傳
聞而發其事得死兒歸骨上厚財妻之父母買歸家兒為妻初
八如鞠歌集更真之韻入在射集之韻增書卷外事人母以實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二

臣門

明辯 明見事情能辨別者

顏回聞哭 說苑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
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
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
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
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